

写作心理学

□ 严

杰

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



现代写作丛书

张翁

写作心理学

□ 严 杰 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



现代写作丛书

写作心理学 XIEZUO XINLIXUE

严杰 著

责任编辑: 张 克

封面设计: 王 潇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9.375印张	2插页	218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 1—1 730册	定价: 5.4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468-7/I·81			

现代写作丛书

编 委 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冯 中 一

杨 阴 浒

辛 宪 锡

郭 同 文

裴 显 生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写作学就是写作学.....	(1)
	——文章学、文学学是其分支	
第二节	写作不是“前科学”，但它需要走向现代化…	(5)
第三节	写作学科研究方法的探讨.....	(12)
第二章	写作活动生理、心理概述	(17)
第一节	一切心理现象都是以生理活动为基础.....	(17)
第二节	写作活动的良好效果，产生于优化的条件 反射.....	(21)
第三节	“写作就是思维”.....	(24)
	——学会想才会写	
第四节	以研究社会心理为窗口，进入社会生活的 深层.....	(27)
第五节	为写作学科现代化，优化社会心理环境.....	(33)
第三章	写作过程中表层系统的心理分析	(42)
第一节	接触客观事物过程中的心理现象.....	(42)
	——重视人类“智力”资源的开发	

第二节	充分发挥“心理能力”作用，排除“心理障碍”， 沟通思路·····	(48)
第三节	“心理距离”在作品生产与欣赏环境中的 最佳选择·····	(61)
	——认识生活，积累素材	
第四章	写作过程中里层系统的心理分析·····	(71)
第一节	记忆是智力结构中复杂信息的“仓库”·····	(72)
	——写作活动与记忆	
第二节	思维是智力发展的核心·····	(81)
	——写作活动与思维	
第三节	智力结构中的五色彩翼·····	(108)
	——写作活动与想象（联想）、幻想	
第四节	“五官出五觉，五觉出文章”·····	(124)
	——写作活动与通感	
第五章	写作过程中灵感思维与反常思维的心理分析	(130)
第一节	智力结构中的特殊心理现象·····	(130)
	——写作活动与灵感思维	
第二节	智力结构中的又一特殊心理现象·····	(142)
	——写作活动与反常思维	
第三节	灵感思维与反常思维交界处的思考·····	(154)
	——思维方法必须适应新情况	
第六章	写作过程中表现系统的心理分析·····	(160)
第一节	构思活动中的心理特征·····	(161)
	——运用相似理论进行构思	

第二节	以新的观点,思考语言的多变性应用	(176)
	——外部语言、内部语言与思维	
第三节	文体、语体、主题	(190)
	——以文体为中心的定型活动	
第四节	文字定型是文章制作的基本阶段	(197)
	——草稿与修改、相似与模仿	
第七章	写作过程中反思系统的心理分析	(213)
第一节	系统反思的基本过程及其方法	(213)
	——主观的、客观的,二者和谐的统一	
第二节	反思活动中的心理因素	(225)
	——打破封闭性心理结构	
第三节	作者、读者、作品	(236)
第八章	非智力因素训练系统的心理分析	(248)
第一节	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关系的思考	(249)
	——“双枪”并举促进写作活动的发展	
第二节	重视培养非智力因素的心理品质	(255)
	——兴趣、爱好与写作	
第三节	重视培养非智力因素的心理品质	(262)
	——意识、认识、情感与写作	
第四节	重视培养非智力因素的心理品质	(266)
	——性格、意志、品质与写作	
第九章	关于“写作心理分析”再思考的几个问题	(275)
后 记		(286)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写作学就是写作学

—— 文章学、文学学是其分支

问题还是“远话近说”吧！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研究文章写作这门学科的名称之争，很是热闹，进入了一定的深层。争论各方各有自己的观点、看法与道理，这是合乎常态的自然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的观点，还是以叫“写作学”为好。

“文章”一词大约始见于《论语》，战国末以及两汉时期，当时，已将语言文字通统称之为“文章”。经过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文章”与“文学”仍然处于混用状态。“打开《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之类文学选本一看，就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归在文学之列的文章都是些写得很好的实用性文章。”（《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第408页，《漫谈说明文》，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再打开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他们所论述的文章，也都包括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朱自清先生在其《什么是文学》中也曾说：“什么是文学？……答案很多，却都不能成为定论，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定论，……比方我们说文学是抒情的，但是象宋代说理的诗，十八世纪英国说理的诗，似乎也不得不算是文学，又如我们说文学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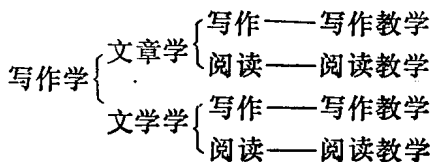
文学，跟别的文章不一样，然而就象在中国的传统里，经、史、子、集都可以算是文学，……什么是文学这问题大概不会有什么定论，得看作品，看时代说话。”（《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什么是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这就历史性地说明：我国古代关于“文学”与“文章”的区分是不大严格的，可到了现代，“文学”已明显地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当然，也就不宜于再让它们“混处杂居”了。这是事物发展的当然，无可非议，也确实有其科学性。

“文章学”主张者认为：“文章学是有自己的专门特点的，它以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它研究文章的本质，文章的产生和发展，文章的分类，文章的构成要素，文章的写作，文章的阅读、分析、鉴赏和文风、风格，文章学是研究文章的内部规律和读写文章的规律的科学。”（《文章学概括》第一页，张寿康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持这种观点的，是从“产品”出发全面地研究文章、文章写作和阅读的整体过程。可“文章学”呢？它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也是从“产品”（文学作品）出发全面地研究文学作品及其写作，阅读的整体过程，除与“文章”在“虚构性”与“实用性”（不能虚构）的最大特点上有区别以外，其他问题，二者是没有太多太大的根本性差异，虽然研究的角度、要求、方法等有所不同，但上述“文章学”所研究的那些问题，相应的“文学学”也必须研究，二者也确实存在着许多相似相通之处，相互渗透、交叉，彼此影响、作用而同步发展。朱光潜先生曾说：“说理文的写作和文艺创作在道理上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有时我甚至想到理论文也还是可以提高到文艺创作的地位，我知道反对者会抬出情与理的分别以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分别来，这些分别都是存在的，但也都不是绝对的，我不相信文艺创作丝毫不

须讲理，不用抽象思维，我很相信说理文如果要写好，也还是要动一点感情，要用一点形象思维，准确、鲜明和生动的要求应该说也适用于说理文。”（《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第411页，《漫谈说理文》，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钱学森教授也曾更为开拓地说：“我把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灵感，都作为人有意识思维（受意识控制的思维）的不同形式。在一个创作过程中，三者都有，不是只有形象思维，文艺如此，科技工作也是如此”，又说：“要到达任何一个认识阶段往往要用多种思维形式：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灵感。”（《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二期，第1页）如此看来，“文章学”、“文学学”应该是并列关系，属孪生姐妹。

然而，“写作学”主张者则认为：“写作学”与“文章学”相比较，其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性质、范围和方法等等，都远为复杂，其外延更宽广，其内涵更丰富，其涉及的领域面广纵深，不仅包括“文章学”应该研究的对象，同时，也包括“文学学”应该研究的对象。在研究过程中，它还要综合运用哲学、心理学、生理学、逻辑学、语言学、修辞学、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乃至音乐、绘画等等，而横跨文理，纵贯古今，具有行为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学科、思维学科、技术学科等的广泛性特点与联系，很难确定其究竟归属于某一学科。就其社会性看，实在就是一门应用学科。不过其与“文章学”、“文学学”不同的是，它是从“产品”制作过程出发全面地研究“非文学作品”与“文学作品”及其写作、阅读的整体过程，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假定“写作学”为母系统，那么，“文章学”、“文学学”则是它的子系统。如果按照“文章学”主张者的观点，“文章学”应该是母系统，或者说，“文章学”与“写作学”可以是并列关系。

那么，“写作学”、“文学学”归属问题的系统关系就必然呈现混乱状态。如果说，“文章学”所属有“写作学”，“写作教学”，“阅读学”，“阅读教学”之分，“文学学”也应该有“写作学”，“写作教学”，“阅读学”、“阅读教学”之分。假如说，这样就算已经解决了它们的归属问题而系统化了，即是一种软科学性的划分。其实，这是一种概念混用的观点，不具说服力，因为“文章学”、“文学学”所属的名为“写作学”，实质上只是“写作”概念的换用，它只是“非文学作品”与“文学作品”的具体制作过程与手段，属“生产环节”而非“写作学”研究的全部内涵，它与要对写作活动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写作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绝不是一码事，也绝不能看作是一码事。当然，我们的意思，绝不是否定“文章学”的建立，我们认为：“文章学”、“文学学”都应该，也必须建立它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我们知道，所谓“学科体系”就是由若干理论观点所组成的理论群体，而各种理论观点之间又必须具有相互依存，彼此作用，同步发展的规律性联系。其理论系统是有若干层次的，即由若干小系统组成一个大系统，若干大系统又组成更大的系统……如此层层升进。但这些理论体系的真理性程度，又必须看其符合客观实际的程度而定，因此说，“文章学”，“文学学”不仅各自应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正是“写作学”理论体系通过层次性理论体系的建立而趋于科学性的完善。这就是我们就三者归属问题的系统关系，提出粗浅看法的依据，其系统关系表示如下：



我们为了强化全书写作的科学性，所以，一开始便对“写作学”、“文章学”归属问题的系统关系加以阐述，因为这些问题不明确，不解决，它必将影响“写作学”现代化研究方向、方法的确定与理论体系的建立，学科内容的更新，继承与创新的发展等等问题的探讨，而本书研究“写作学”，包括“文章学”、“文学学”两个方面内容的理论观点也就不够明确了。

这里还需要明确一下关于“写作”与“创作”在应用上的观点及其实质性意义。《现代汉语词典》“写作”条：“写文章（有时专指文学写作）。”《辞海》“创作”条：“指文学艺术作品的创造，……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对社会生活进行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并对生活素材加以选择、提炼、加工、塑造出艺术形象来的创造性劳动。”如此看来，二者在应用上似有区别，但又没有肯定性的明确界限。根据习惯性的应用情况，“创作”一词似乎多用于“文学作品”的写作，而“写作”一词似乎又多用于“非文学作品”的写作，或对两种性质作品写作的通用，在这一应用问题上，为了本书整个体例的统一，我们采取通用的提法，“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写作都适用。

第二节 写作不是“前科学”， 但它需要走向现代化

就当前写作领域的实际情况看，正是由于没有一本教材或理论专著能够广泛地被人们所共同重视、接受，也正是由于时

代变化迅猛，科学文化技术发展的浪潮滚滚而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人们便警觉地急于追求能够适应时代、社会要求的新内容、新形式、新方法、新学科的理论。于是，学术上一个“群雄并起”，“诸子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出现了。这是令人鼓舞的特大好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人们对写作学科的产生、发展、变化，以至对今天所具有的学科整体性的规模、模式、内容、研究方式等等，都各自有其自己的理解与方法，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的人认为：写作不成其为学科，因其不具科学性；有的人认为：目前的写作只是经验型的，因其不具“系统性”、“理论性”；也有人认为：写作只是“搭边”其他学科的学科，因其不具“独立性”、“个性性”，从而得出一个笼统的结论：写作只能算是一门“前科学”。这就是在众说纷纭的基础上，急迫感促进人们试图建立学科理论体系，更新学科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并整体性确定发展途径的社会原因，其中有创见性的、引进性的、改造性的、模拟性的。无疑这是极为有利的形势。应该说，这也是发展写作学科的动力之一。

传统的必须破除或改革，现代化的必须创立。可究竟创建怎样的一种整体模式与内容呢？这是写作工作者必须思考的另一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曾经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学科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具体地说，所谓学科，就是研究者或研究自然，或研究社会，或研究人类思维，而具有具

体、确定的研究对象、目的、要求与科学方法，给予人们的是规律性的知识，并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与社会意义，这便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然而，写作究竟是一门独立的显学科呢？抑是一门“学科学”呢？这个问题应该明确，否则，必将引起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直至损害“继承与创新”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学科整体性的有利发展，结果必然导致在现代化学科理论体系建立与内容更新上产生难以克服的困难与歧见。

人们习惯说，中国是个“文章大国”。这是高度概括而简明地总结了文章写作在我国的社会历史上的意义及其学术地位。所谓“文章大国”的“大”字的内涵该是什么呢？总应该有“量”的反映和“质”的体现吧？这个“量”与“质”是否也应该表明其系统理论呢？能否简单地理解为文章写得“多”，写得“高明”就是“大”呢？能否单纯地理解为只是写作实践中“经验”的堆积、记录就是“大”呢？否则，仅就“文章大国”这四个字，人们恐怕就很难接受写作是“学科学”的立论。

还是理清一下究竟怎样才是“学科学”吧！

“科学形态的潜科学依其成熟程度大致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科学混沌期、科学胚胎期、半科学期和前科学期，……前科学阶段是潜科学扣开常规科学大门的前期表现，或者说，是潜科学的后期形态，其特点是，科学概念与假说的非定型化、非规范化以及学派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报刊资料选汇·新兴学科》1986年第1期、《潜科学的表现形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又，“从知识发展上看，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认识到的许多东西还是经验性的，还没有进入科学结构，还是前科学，是进入科学之前的人类经验。研究思维科学有助于推动‘前’科学的科学发展，推动对‘前’科学领域的

开发。”（《思维科学》1986年第1期、《浅谈思维科学研究与“两个文明”建设》）“爱因斯坦少年时代提出‘追赶光线’的假想。这个假想成为后来建立‘狭义相对论’科学思想的萌生，所以这个假想就是潜科学；魏格纳从世界地图上发现海岸线的对应性，提出了‘大陆漂移’的设想，半个世纪后，创立了地壳构造运动的板块学说等等，这些学说理论的前期科学胚芽，都称为潜科学。”（《报刊资料选汇·新兴学科》1985年第1期、《谈谈潜科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以上的引证，似乎侧重于自然科学的解说，但并不妨害对写作学科发展性质的阐释，我们只想有理论、有论据地借以论证我国写作学科究竟是不是“前科学”的问题。

文学作品在我国先秦、两汉时期就已产生，不过，当时文学并没有脱离整个学术范畴，只是到了建安时期，由于文学的空前繁荣以及曹家父子的大力倡导，文学这才成了专门的一种事业，这才从写作实践中，初步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曹丕写的《典论·论文》，首开论文写作之风，接着，晋朝的陆机，又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与研究心得，并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了一篇专论《文赋》，较细致地论述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可以说，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的有关写作的理论著作。它以较大的篇幅，较详实地论述了文章形式和创作技巧，此外，我们打算重点地再就南北朝的齐梁时期所出现的刘勰的《文心雕龙》，谈谈我们的理解与看法。

从这部专著的实质性内容看，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文学产生以来丰富的创作经验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创建了较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它对后代，可以说，一直到今天，对文学的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的研究，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

精辟的见解，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其独到之处。可惜的是，就是这样一部历史长河中光彩四射的伟大著作，长期以来，却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予以系统、深入的研究，而作出应有的评价。“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魏晋以前，谈文学创作的只是只言片语，陆机的《文赋》是专谈文学创作的开端，但限于创作过程中艺术构思、修辞技巧等问题的论述，内容较为简略，刘勰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对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作了空前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刘勰论写作之道》第11页，长征出版社，1984年版）“刘勰文学理论的精华，主要就集中在他的创作论——写作之道部分。在这里，刘勰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齐梁以前我国历代作家和诗人们的写作理论，写作经验和写作方法，无论在构思的意匠经营上……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刘勰论写作之道》“出版前言”，长征出版社，1984年版）“象《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批评巨著，即使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但是，由于过去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更缺乏广泛的评价和宣传，所以直到今天，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也还没有引起世界人民足够的注意，获得应有的评价。”（《刘勰论写作之道》第17～18页，长征出版社，1984年版）我们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文心雕龙》，就不难发现其创作论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限于理论本身，其有关创作的每一观点和见解，无不针对当时创作倾向，从自己的写作实践中总结而提出的，其精辟的理论观点，对我国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就以今天而论，也还有其借鉴价值与指导意义。其中有些问题，即使说，我们今天还没有超过其水平，恐怕也不为过！

够了，《文心雕龙》以后历代文学创作的发展问题，我们就不多说了。现在不妨对照一下“前科学”的规定性内涵意

义，《文心雕龙》（仅就此而论）在创作上的观点、见解，难道都只是写作“经验”的堆积、记录，而不是丰富“经验”上升的理论？难道都只是一鳞半爪的枝节琐谈，而不是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难道我们“文章大国”的“大”就只体现为“经验”或者是“科学概念与假说的非定型化、非规范化以及学派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而处于“潜科学和开常规科学的大门的前期”阶段？按照我们的粗浅理解，该不致于是这样的吧！

复杂纷繁的世界事物，都有其内在规律性的联系，而相互影响，彼此作用，共同发展，绝对没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悬事物。写作学之有今天的规模、内容、模式，总是由历史性的延续、发展、变化而来，总是从我们的前人那里流淌而来，汇集而成。我们这么说，也一定有人搬出这样的道理来进行论辩，既然前人已给我们留下了“系统完整”的“理论”，那么，今天我们又何必还要过多的费力引进、革新呢？或者说，它为什么又不能科学地适应于我们目前的实际需要呢？是的，这样论辩也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相信这个五颜六色的大千世界，真有完美无缺的所谓“系统完整”的“理论”（当然也包括其他事物）能够“万古常青”？我们也不能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一种“完美无缺”的所谓“系统完整”的不需要发展的“常青理论”，真能永远适应时代、历史，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的规律性？所以说，传统的理论，不管它多么“系统完整”，随着时代、历史的推进，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其中某些方面总是要与时代要求产生一定的距离（但不是全部），这是事实。我们之所以要求创新，要求继承，正是要求继承生命力尚存的那些“部分”，“创”填补其失去生命力那些部分的“新”。当然，我们既要纵向的继承，也要有横向的引进，不过，引进也得同纵向的继承挂钩，在继